

长篇历史小说

宋教仁案

暗杀

复辟

护国护法

黄花岗起义

陆皓东喋血

帝后智勇

推举法案

幼童留美

各地教案

孙文上书

阿 廖 著

铮铮风骨拳拳情怀

行走在趑趄的年代

晚清咏象分崩离裂

民国早期乱象丛生

上海光复

临时大总统更迭

传奇经历驳杂足履

张振武案

显赫家族隐者一生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孙中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隐者显赫

阿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者显赫/阿廖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1-5022-9

I. ①隐…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2917 号

2010 年度中国作家协会扶持重点作品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

策 划: 郑宗培

责任编辑: 李 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隐者显赫

阿 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8.25 插页 2 字数 790,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22-9/I · 3945 定价: 8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56262

目 录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凶倭贼渔港大抢掠	勇少年海上试过招	3
第 二 章	宠孙子祖父逼上学	疼阿姐教准邀同读	9
第 三 章	无惧教准惩处恶狗	生威鹏翼震慑地痞	18
第 四 章	防倭情韩家管渔港	吹螺号阿虎显奇能	25
第 五 章	打倭贼叔父展大勇	托鸿书表舅呼远亲	35
第 六 章	下南洋阿虎背乡井	讨养子宋氏求韩家	43
第 七 章	离爪哇教准别兄长	渡大洋阿虎结良朋	50
第 八 章	闷旅途有大方怪客	偏航线进寒冷南极	57
第 九 章	撞冰山邮轮遇海盗	控贼船英雄镇凶顽	62
第 十 章	惩无赖养子保茶坊	记有功阿虎获勋章	69
第 十 一 章	论时局牛温显品位	开眼界嘉树启心扉	78
第 十 二 章	要求读书阿虎遭拒	赌气出走养子离家	86
第 十 三 章	加勒廷隐身成福艇	缉私船收录赖恩公	92
第 十 四 章	护好友汤姆露善意	整新人莽汉何居心	103
第 十 五 章	教潜水威廉反喝水	练技能查理显多能	110
第 十 六 章	救警员征服大怪兽	立功勋再会老故人	116
第 十 七 章	入基督嘉树受洗礼	建诚信查理树口碑	127
第 十 八 章	读大学隔洋写家信	被深吻窘困获知音	138
第 十 九 章	换学校再结新朋友	舞银鞭婉拒痴女郎	149
第 二 十 章	凭面子查理受善待	训恶徒华人要扬眉	161
第 二 十 一 章	斥排华赌气拒表演	别恋人游子回故国	167

第 二 卷

第二十二章	回上海游子成陌路	镇狼犬查理树威严	175
-------	----------	----------	-----

第二十三章	斗观点父女存矛盾	展偏见两代生隔阂	183
第二十四章	试传道救出丛晋宇	拜圣贤得名宋耀如	191
第二十五章	抗议辱华外滩亮相	救护生徒嘉树受伤	198
第二十六章	初布道昆山显尴尬	说教案长者解疑团	206
第二十七章	殇恋人痛悉安妮逝	逢老友喜牵珪贞缘	212
第二十八章	拦马车洋妞表痴恋	访昆山沪女献良言	221
第二十九章	解族史秉忠说显赫	知恋人嘉树验温馨	228
第三十章	探故乡尊叔做示范	当守妇疼姐又继承	236
第三十一章	闷旅程结识陆中桂	听描述知晓孙逸仙	246
第三十二章	救溺孩谢绝林玫蕊	感厚德笃爱倪珪贞	251
第三十三章	废娃亲上海因带刺	配佳偶文昌郎成婚	257
第三十四章	立标杆设誓图奋起	探老家读史要反思	266
第三十五章	试经营查理办车队	为解惑皓东说洪帮	275
第三十六章	步惠廉直率夸教长	宋夫流产失头胎	282
第三十七章	宋嘉树痛失老岳丈	倪珪贞顺产小爱琳	287
第三十八章	再显识见策划七宝	另起追求要回川沙	296
第三十九章	改身份传教仍挚爱	守协议赔偿显品格	303
第四十章	谈项目印刷起诱惑	有寄托华美抒心声	311
第四十一章	高频率运作小印坊	宽胸怀潜伏大契机	318
第四十二章	感诚信恒帆总托付	排陋俗嘉树获好评	325
第四十三章	听教诲爱琳改蕙龄	辨译本耀如求王韬	331
第四十四章	华美书馆忙碌开印	查理牧师低调辞职	337
第四十五章	奔港澳结交四大寇	见孙文服膺一豪杰	343
第四十六章	扩印品联手见默契	选宅基眼力显前瞻	352
第四十七章	生庆龄宋家雇保姆	经沪地孙文修上书	361
第四十八章	意见相左耀如犀利	上书失败逸仙回心	371
第四十九章	孙逸仙创立兴中会	倪珪贞生儿宋子文	379

第三卷

第五十章	暴动泄密义军失败	壮士喋血皓东留名	389
第五十一章	尊重佣人母女知错	充当买办阜丰运筹	395
第五十二章	训长女珪贞当严母	晤领袖嘉树守隐角	403
第五十三章	青年会后拒俄拒法	苏报案中悲愤悲伤	412

第五十四章	伯克相助送女留美	孙文传令跨洋募捐	417
第五十五章	再感恩故人游故地	多募捐隐者常隐身	422
第五十六章	姐妹赴美子文抱怨	义军频起帝后驾崩	429
第五十七章	辛亥年武昌举首义	须臾间上海蓄暴风	438
第五十八章	攻溃敌华东获平定	任总统孙文属临时	444
第五十九章	孙中山得名源三友	张振武案发因二贼	451
第六十章	五团体联组国民党	众人心辅佐孙中山	459
第六十一章	受委任中山建铁路	乐加盟嘉树任财神	469
第六十二章	羨伟人女儿透心事	追时髦蔼龄学驾车	478
第六十三章	刺宋案袁赵藏黑幕	举兵锋孙黄有分歧	486
第六十四章	大借款袁氏奸且赖	小举兵孙黄败又逃	495
第六十五章	刚毕业二妹到日本	要结婚大姐嫁祥熙	502
第六十六章	忘年恋多方遭抵制	连心结俩人缔情缘	509
第六十七章	一番激辩女儿获胜	几度伤心父亲回国	518
第六十八章	巧牵线大姐生两计	比口才二妹高一筹	527
第六十九章	离原配孙中山果断	抗父母宋庆龄不屈	536
第七十章	横加干预夫妻赴日	采买枪械司库履职	543
第七十一章	牛尚周怀疑革命党	陈其美除掉郑汝成	550
第七十二章	皇梦碎袁贼论已定	史册存黄兴志未酬	556
第七十三章	宋氏全家汇集上海	卡尔将军探望故人	565
第七十四章	府院倾轧张勋复辟	尚周疑惑孙文阐弘	571
第七十五章	建军府大元帅树帜	露头角众姐弟显能	577
第七十六章	闲父亲关注天下事	忙庆龄详解俄国情	584
第七十七章	惦护法志士未瞑目	盼共和嘉树已长眠	593
第七十八章	隐者足履可堪评点	显赫家族尚待尾声	601
后 记			604

第一卷

第一章 凶倭贼渔港大抢掠 勇少年海上试过招

1

韩家三个砖窑和两个瓦窑的开窑日子，一如既往地热闹着。

虽然老韩家的砖瓦窑还没开火时，就有人陆续来订货，韩鸿翼有一个本子清清楚楚登记着订货人的名字、订购品种、预定数量以及是否交了定金。但尽管这样，开窑日子的一大早，依然是一辆辆马车或牛车像赶集似的浩浩荡荡赶到窑前等候，生怕韩家的上好砖瓦发完。韩鸿翼一边谦恭有礼地应酬，一边疑问：“乡亲们啊，韩某真感到奇怪了，砖瓦窑停火和开窑时间，韩某自己有时还不一定记得准呢，可你们怎么就记得这般清晰？”

人们乱笑一阵，有人说：“韩公啊，这还用问？韩记青砖红瓦早就名声在外，建造宅基，百年大计，谁都担心拿不着呀。”

韩鸿翼这时做出为难状：“但你们还是来早了呀，今天虽然开窑，但从窑内把砖递出来，还是需要时间的吧？鹏翼和他的伙计们这才准备进窑，他们就几十号人，还得等些时间嘛，啊？”韩鸿翼说到这里，调侃了一下，“呵呵，莫非你们也想帮着从窑内把砖瓦传递出来？”

没想到当即有人响应：“好啊好啊，我看哪，各家除了留一个人和韩公您核对订货的数字外，其余的人闲着也是闲着，都进窑去，买砖的帮忙递砖，买瓦的帮忙传瓦，这样岂不快得多？”还有人进一步建议：“对对对！谁家要不来人进窑帮忙的话，哈哈，韩公您就让他最后一个拿货。别废话了，快干呀。”

韩鸿翼大声宣布：“各位乡邻，如果各家派人帮忙，韩某我不会亏了大伙的，这样吧，凡是有人进窑去帮忙传递砖瓦的，不能白忙，按照帮忙人数和做工时间，都算工钱。当然了，韩某也不会给你们发银子，但会算得清楚，最后收砖瓦钱时再扣除，大伙看这样公道吧？”

“公道，公道！和老韩家买砖瓦，做交易，从来都是最公道！”已经有急性子的人耐不住了，“别磨蹭了，快干啊！”

“慢！”韩鸿翼厉声喝住了争相进窑的人们，转身对弟弟说，“鹏翼，窑内太热太闷，不能

让……”“哥,我知道窑内热烫闷憋,人在里面不但流大汗,还可能被温热的砖瓦烫坏手脚。放心,窑里面全都是我们的伙计,乡邻们在窑外传递、砌堆、码数。”韩鸿翼望着健壮而清醒的弟弟,既点头又提醒:“还有……”“就是让乡邻们都戴上手套呗,哥,你放心,这些我不会疏忽的。”鹏翼说着,朝自己那班工友们喊了一声,“阿根——”“师父——我在这儿。”“快把备用的粗布手套拿出来——记住,要拿最耐烫的那种,发给每个帮工,人手一双。”阿根回答:“好啊!乡邻们,都跟我领手套去。”

韩鹏翼再交代:“阿根,刚才听到师伯吩咐了吧?发完手套后,你得把每个位置都安排妥当,让伙计进窑内取砖瓦,乡亲们在窑外传递,不能含糊。听清了吗?”“听清了,师父。”

当韩鹏翼指挥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干活时,韩鸿翼坐到八仙桌前,开始翻阅砖瓦预定登记的本子。在相当宜人的气氛中,韩鸿翼喜盈盈地给各家订的砖瓦作了核对,按照既定的价码,并结合今天各家前来帮工的情况,进行折算。

这时有两匹快马飞驰而至,马一停在草房前,上面的人就瘫落马下,神情紧张,脸色铁青,气喘吁吁:“快——快,倭贼,倭贼,正在宝陵码头抢,抢劫。”

这时韩鹏翼刚从窑里出来,他想到草房来喝口水。落马者一见到韩鹏翼,当即拜倒:“韩师父!倭贼抢渔港,还到附近村子掳掠,韩师父,快去救啊!”

大家当然都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不知来自何方的倭贼,时不时都到海南东边一带来洗劫,他们有时化装成打鱼的,也是驾着帆船徐徐靠岸;或者一艘大船停靠在海里的深水处,另驾多艘小船登陆而来,一旦登上渔港,倭贼就亮出造型鬼怪的各种刀斧。于是,打鱼的连鱼带网,卖鱼的连钱带筐,全被掳掠一空。村民对倭贼愤恨之极却又无可奈何,根本就没法去报告官府——因为等你到文昌城里去报告,县令哪怕旋即派出一队捕快骑马赶几十里路来到这里,人家早已挂上风帆扬长而去,留下的只是民众惨遭洗劫后的哭嚎声、诅咒声。倭贼以海为依托,多在沿海一带做手到擒来的行当,琼州算是倭贼肆虐的重灾区之一。岛东沿海民众,大多已被倭贼吓坏,每当倭情发生,面对凶顽,人们束手无策,乖乖交出东西。与此相应,“倭贼”也早已成了吓唬晚间哭夜孩童的灵丹妙药。

倭寇危害和韩家兄弟关系不大,他们所居的古路园村,即使按直线距离,离海边起码也有三十里,倭贼断不会也不敢把魔掌伸进纵深的村子里。韩家砖瓦窑虽离海边不太远,砖瓦石灰这些笨重材料,列不进倭贼的掳掠对象。但此刻面对有人求救,韩鸿翼当即宣布:“各位,倭贼又来了,现在停下一切!马上驾起车子,大伙都救援去!”韩鹏翼把牙咬得咯咯响,他捋起袖子吩咐:“阿根,赶紧集合伙计们,咱等了这么久本事都没地方使出来。你们今天都带家伙没有?”几十名伙计同声回答:“带了!”

韩鹏翼另对其他乡邻说:“你们没有家伙,就各自准备几块青砖,这也是检验韩家青砖成色的机会——我倒要看看,是倭贼他娘的脑壳硬,还是咱老韩家的青砖硬!”

几十辆马车,拉上近百人。马嘶叫,人怒吼,风风火火赶往海边。

最终还是迟了。倭贼抢掠后又一次扯上风帆离港出逃。宝陵渔港呈一片劫后狼藉,熬

夜打鱼归来的渔民们颤抖着身子，欲哭无泪。企图抵抗的几位，还有死死攥住装钱口袋的几位，最终落下了刀伤，甚至有人被砍掉胳膊。鱼没有了，渔具没有了，卖鱼得来的钱也没有了。造孽呀！来收鱼的客商们也未能幸免，银子被抢光，甚至身上的衣服被扒下来。谁都哀声叹气，后悔连连。几个靠近海边的村寨也被洗劫，村民们此刻都散落在海滩上，老人指着正远离的贼船悲愤诅咒；女人哭天抢地，甚至有人要去跳海；孩童们则捡起石头朝海里掷……

嗯？原来有一艘最后离岸的倭贼小船，正拼命向深海的倭贼大船靠拢。孩童们看着这只小船距离好像并不太远，但扔出的石头却都够不着，全落进海里。

韩鸿翼一行从宝陵渔港一路走来，仔细向乡亲们了解倭情。韩鹏翼光着臂膀，怒声如雷，一手一副两节棍舞出嗖嗖风响，伙计们全都效法师父，几十副两节棍打出来的局部风势很骇人。韩鹏翼怒声发问：“谁家有机船？马上启动，我们去追杀这几个狗娘养的！”船家凄凉回答：“哪里还有什么机船？好一点的早就被他们开走，次一点的也被他们砸坏，天杀的倭贼做得真绝呀！”勇士们终归不能变成蹈海如行平地的八仙，韩鹏翼长吼一声，几十名伙计也只能悲愤号天。

2

这时从南边驶来一艘渔船，正和最后一艘逃窜的倭贼小船擦边而过。倭贼贪心不足，见小渔船上只有一对瘦小的渔民夫妇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跳上来一个大汉，照例亮出一柄闪着杀气的弯刀：“把鱼交出来，免你们一死！”打鱼的邢荣达夫妇早就吓得身如筛糠，乱抖一气。发抖并不打紧，他们居然还说了大实话：“大王，哪里还有鱼？我们打了一天一夜的鱼，已经在清澜港卖光了，大王不信你好好看看船上吧，哪还有鱼？”人家才懒得看呢，可一听说他们把鱼卖光了，那就是说已经换成了银子，岂不更好：“哈哈哈哈哈，这就更方便了。快！把银子交出来，快点！要不我一刀一个，把你们统统扔海里去。”

“哎哟，大王，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还有八十岁老母在家，还有一个病在床上的残疾儿子，呜呜呜呜。”渔民一急就胡乱编派。“胡说，你骗谁？你们这个儿子穿得这么洋气——哼哈，还穿着蜡染衣服呢，活像个南洋小商人嘛。”最不该的是可怜的渔民夫妻说了大实话：“他不是我们的儿子，而是邻村的，他刚从南洋回来，在清澜下的大船，船家介绍他搭坐我们的船到宝陵港，他从这回家更近。”也许邢荣达感到这么说也不妥，于是又补充：“大王，这孩子东西不多，你也放过他吧。”“哟？还真是从南洋回来的？哟——没准儿还是个南洋富商的公子哪！喂，小孩儿，快把你的行李全部交出来，不然，你就回不了家啦，听到

没？”大汉正说着呢，倭贼船上另外三个人已经不耐烦，其中一个喊他：“拐腿六，你快点动作好不好？还有空去谈判哪？别啰唆，不掏钱就一刀一个，全部收拾，然后把他们全部家当扔过来再慢慢搜。”

“哼哈！拐腿六？哈哈哈哈。”少年突然发出一串笑声，“你的同伴要不提醒，我还真怵你几分呢。得，拐腿六，你想拿我的行李？就走几步让我瞧瞧，果真拐腿，没准儿我就可怜你，把全部东西给你算了——反正从南洋带来的这点票子也不算多。”“放屁！你个小屁孩儿也敢笑话我拐腿？我就站在船头这里，现在开始数三声，你要不把行李拿过来，不把票子交出来，我就叫你吃馄饨刀——什么叫馄饨刀你听说过吗？少废话，快点儿！还有他们的卖鱼钱也一并拿过来。”“好好，哎呀，看来你拐腿六真的行走不方便啊，我这就给你拿过来喽。”只见少年身子一缩，穿着的褂子便脱离身子，淡黄格花的蜡染料子变成了一张飘飞的风筝，直往大汉的头上飘来。大汉一闪，就露出拐腿的真实——仅仅闪过一半，褂子仍然有三分之一斜挂在头上，大汉右手拿着刀，只能用左手来扒拉褂子。

少年一个跃身腾起，随手飞出了一条九节鞭，喊了一声：“看燕子穿云！”鞭尾短镖疾速而准确向拐腿六的眼睛飞去，“啊呀！”拐腿六一声惨叫，往后趑趄几步，直挺挺地倒向那艘倭贼小船——从此以后“拐腿六”很可能就增加一个“瞎眼六”的绰号了。船上另外三倭贼见到拐腿六顷刻间惨叫倒下，呈出短暂的发怔，清醒过来后便讥笑：“这拐腿六，被一件小褂子盖住脑袋后，怎么手蒙着脸面就糊里糊涂倒下了？”

渔船上很快又跳上来一个。这一个显然没有拐腿六块头大，但更加凶狠。少年仍然没有半点发怵，手中的九节鞭仍然舞得很有章法，虽然挟着击倒拐腿六的余威，但他似乎并不急于进攻，就当是舞着链鞭玩儿。借着个斜立姿势，少年看清：来者左手握着的这把开过刃的利剑，除了闪着寒光外，依稀中还能窥出剑面上曾经残留的血痕，尽管血痕已经发暗。

少年不再多看剑尖，他需要看强盗的步伐——师父说过，对阵中的步伐移动，直接说明对手的强弱。少年变换几种姿势，在死死盯着对方的同时，手中的九节软鞭依然窸窣窸窣翻出无穷鞭花。

这个倭贼显然比拐腿六更加缺乏耐心，他应该是个左撇子，左手挥着剑径直地刺将过来。少年闪过身子，来一个形左实右，似乎从左边脸面飞来的短镖是虚的，鞭把转瞬间出乎意料地倒转着击打过来，重重的生铁狠狠地砸在左撇子的手腕上，利剑顿时飞出，落到海里。手中没了家伙的左撇子，面对着呼呼风响的九节鞭，嘴里喊着：“我的剑！”眼睛追着剑的影子，脚步已经跳回到自己的小船上。

岸上，韩鹏翼和伙计们像看海南戏一样。他们起初很为这个少年担心，但少年连连击倒两个倭贼之后，他们都不禁欢呼雀跃：“打得好啊！收拾他们！”

伙计们的欢呼声并不影响韩鹏翼作为教头所应有的冷静。尤其见到另两个倭贼一个拿着短刀一个握着斧头又跳上渔船之后，冷静的韩鹏翼本能地感到：这个少年需要支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于是便喊：“阿根！立刻赶过去，没有机船，扯起风帆，用桨划也要划过

去——再不行，游水也要给我游过去——其实也就区区一两百丈而已。走，你领着伙计们马上下水！”被抢的渔民马上响应，他们上船挥橹，并吆喝着两节棍们紧急上船——其中居然还有一艘带帆的渔船没被毁坏，风帆还可以扬起来。伙计们顿时欢呼：“冲过去，干掉狗娘养的倭贼！”

这边的渔船上，少年仍在与最后的两名对手周旋。这两个更像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也许他们感到，四个人连一个少年都摆不平，一定会影响自己在帮中的地位，更会影响以后分赃的份额。倭贼好像并不受岸边助威声浪的影响，甚至不惧怕岸边赶来增援的小船已扯起风帆。

情势有点危急！韩鹏翼大声喝令：“快，伙计们，摇橹，都给我摇橹！”其他不能上船的伙计们则用吼叫继续声援渔船上的少年。

这时停在稍远处的倭贼主船吹响了一种奇怪的号声，左撇子当即在自己的船上招呼已经跳上渔船的同伙：“快撤吧，收队迟了就要被剁手指啦。”正和少年对垒的两个倭贼，相觑一眼，互点了一下头，旋即跳下自己的小船。小船机声响起，疾速向倭贼主船靠拢。

3

韩鹏翼绝对没想到这少年就是侄儿阿虎——也难怪，阿虎跟着哥哥阿龙去安南快两年了，此刻怎么会出现在家乡这片充满着血腥味儿的海面上？船只一靠近，韩鹏翼飞身跳上渔船，这才瞪大眼睛，惊讶地抱起少年：“阿虎？怎么是你呀？哎呀，刚才真是吓死阿叔了。”“阿叔？哈哈，是你们啊？哎，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吧？我干倒一个，打跑一个，嘿嘿。”阿根也过来搂阿虎：“阿虎，刚才你让我们在岸上看得开心，也看得担心呀！”鹏翼教伙计们两节棍，当年本想也让阿虎跟着学，但哥哥鸿翼说阿虎还太小，加上爷爷不高兴，以后再算吧。就在阿龙、阿虎兄弟下南洋前，鹏翼才找个空隙偷偷教了阿虎几招，没想到，眼前用一条九节鞭抗击倭贼的少年竟是阿虎。韩鹏翼拿过阿虎手上的九节鞭，边看边问：“阿虎，你怎么会用这家伙呢？而且身手好像还不错，我给你的两节棍呢？”

“阿叔，我和阿龙哥在安南打工，此间有一个姓廖的大哥哥，因为我常常去帮他打酒买烟，他很喜欢我，教我要九节鞭，当了我的师父。表舅来信让阿龙哥去爪哇岛，说先当学徒，以后准备做管带。阿龙哥也要带我去，但我不去。”“啊？这么说，你和阿龙已经分开一年了？哎呀！阿虎啊，你真大胆，你怎么能离开阿龙呢？你还小，需要监护，知道吗？”

“阿叔，我真不愿跟着阿龙哥，他为人太，太死板！还时时都管着我，比如不让我下海潜水，不让我跟别人玩儿，更加不让我学功夫。他要我放工回来就吃饭睡觉，这谁受得了？所

以我愿意独自留在安南，跟随廖师父。”“那你现在怎么又回来啦？”“遇上大越叔呗，大越叔到安南后，问我想不想回海南？我很想阿妈和阿姐，所以就跟大越叔上了船。和廖师父分手时，他把他的九节鞭给我，我把两节棍留给他。就这样我回来了。”

“哦，原来这样。”鹏翼摆弄一下九节鞭后又问，“阿虎，你能学会玩这个是不错，但，两节棍你一直不学不练吗？”“我想学，但谁教呢？廖师父不会两节棍。所以我仍然只会原先你教我的棍花而已。”鹏翼点点头：“这也怪阿叔原先教你太少——现在好了，你这两年长高不少，现在再教你这个，你阿爸，还有你爷爷，该不会反对了吧？”阿根接过九节鞭摆弄了一下，遂请教韩鹏翼：“师父，这明明是个链条，不过链尾处带有镖头罢了，怎么把它叫‘九节鞭’呢？”韩鹏翼回答：“这既叫九节鞭，也叫软鞭，链鞭，还有人叫它链枪。你好好看看，由九节铁链连缀起来，鞭根是手把，鞭尾是短镖。”“师父，九节鞭算哪类兵器呢？”“九节鞭也是十八般武器中的一种，它和两节棍同中有异，耍好了也很厉害。两节棍携带方便，且不像刀斧那样带着杀气，其实九节鞭差不多也这样。”

阿根拍拍少年：“不错啊！阿虎，哪天选个时候，阿根哥想试着和你过过招呢。”

这边，渔船夫妇仍然吓得不轻，韩鹏翼安慰他们说：“荣达哥，嫂子，让你们受惊了。这群倭贼，我们以后一定找机会收拾他们！伙计们，开船靠岸。”

船一靠岸，伙计们便把阿虎抬下来，并在嘻嘻哈哈中把他抛到空中，一个黧黑的小身影似乎飘飞起来，定格在中国南海蔚蓝色的缎面上。

聚集在岸边的人们暂时从遭遇倭情的悲愤中回过神来，都朝着阿虎围过来，认识的走近少年，或摸摸他的头，或拍拍他的肩；不认识的就一个劲地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终于问出这是方圆一带名声不俗的韩鸿翼的二儿子后，“哦，难怪！”就成了人们选择最多的感叹词。

阿虎当了一回凯旋英雄，但这时候韩鸿翼却已经不在沙滩上，鹏翼问了好几个伙计，才知道哥哥此时正在渔港码头的茶馆里。

渔港码头的阿兴邀了几位渔船主，还有经常来收鱼的几个客商，在一起喝茶，就宝陵渔港如何防倭的问题进行磋商，阿兴特地请来了韩鸿翼。

鹏翼把阿虎带到茶馆，跟着的人便在茶店门口围成好几圈。鸿翼见到阿虎，自然也是惊诧和高兴掺杂得没法分清。但毕竟他是韩鸿翼，他知道这个时候顾不上儿女情长，因为眼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儿需要决断，必须抓住机会。

鸿翼拉过鹏翼耳语一阵，鹏翼一听就使劲点头：“可以啊，可以啊。”

鸿翼从布袋里拿出砖瓦窑订货登记的本子交给弟弟，再交代一些注意的事项。鹏翼接过本子，旋即招呼伙计们，驾起马车，继续去处理砖瓦窑的开窑和发货。

韩鸿翼并不留下阿虎，也没让他跟鹏翼他们去砖瓦窑，而是另安排一辆马车，先把他送回古路园村。

第二章

宠孙子祖父逼上学 疼阿姐教准邀同读

1

小阿虎从南洋回来,当然属于新闻,也理应引起一定程度的热闹。但此刻正是农忙季节,大人都下地去了,村里只有爷爷和弟弟等童叟在家。在家门口的龙眼树下,弟弟韩致准和本村几个孩童在耍着两节棍。致准最先发现他:“虎哥?你回来啦?龙哥呢?”阿虎并不回答弟弟,他放下行李轻声问:“爷爷在家吗?”“他在睡觉,不准大声说话。”阿虎激动地抱起弟弟,亲了亲弟弟满是鼻涕积痕的脸蛋,然后责怪:“你们这几个小家伙,怎么偷着玩两节棍?”弟弟说:“虎哥,阿叔教很多人练这个。”小伙伴们也附和:“对啊,我们想学但鹏翼叔说我们太小。所以趁大人不在家,我们让致准偷偷拿出两节棍来看一看,玩一玩。”

阿虎叹口气:“嘿,你们这些孩子啊!好吧好吧,我也赞成你们学,让我来教你们好吗?”阿虎说着,接过两节棍,耍起了一溜儿棍花。孩子们看得眼都直了,致准更是喝彩不止:“虎哥,想不到你也这么厉害!”阿虎停手:“哪里厉害?都是一些棍花,而且多年不耍,手都生了。告诉你们,这些棍花看着很过瘾,其实是不能实战的。”阿虎说着放下两节棍,脱下外衣,从腰间“嗖”的一声扯出一条黑链子,伴随嗖嗖作响,只见链子游龙般上下舞动,左右奔袭,小伙伴们在一阵阵眼花缭乱中,拍手叫好。阿虎停下后,致准过来接过链子,再次竖起大拇指:“虎哥,你这个可比两节棍厉害呀!”“对!一条链子飞得那么好看。”

嘈杂声惊动了家里的老人,阿虎的爷爷韩锦彝缓缓走出来了。离乡一年多的孙子突然回来,爷爷表面上虽没表现出多少激动,但心里还是挺期待的。但见阿虎一回家就舞棍弄鞭,爷爷很不高兴:“阿虎,一回来你就弄这个玩意儿?难道你出洋是专去学这个?”阿虎赶紧过去扶住老人:“爷爷好。弟弟说您在睡觉,故阿虎暂不打扰。”爷爷生气:“你们都这么闹腾,还不打扰?”阿虎不好意思:“对不起,爷爷,我现在就扶着您回屋休息去,我让他们不再闹了,好吗?”“我不休息。阿虎,我来问你,阿龙呢,他没一起回来?”阿虎笑道:“哥哥不回来,他已经不在安南,爪哇岛的表舅把哥哥叫去,说先去当学徒,准备以后当管带,我在安南

待一段时间后,恰好见到大越叔,我就跟着大越叔的船回来了。”

老人家听后,却问另外一个问题:“阿虎,阿龙也像你那样舞这个东西?”阿虎摇摇头:“没有。这是阿龙哥离开以后,我留在安南跟一位姓廖的师父学的。”爷爷一阵猛烈咳嗽,停下后仍然不忘教训孙子:“阿虎,爷爷警告你,你这次回来,还必须到拐弯村读书去!打打杀杀那是你鹏翼叔他们的事儿。咱老韩家后人还得认字识礼。你知道吗,你爷爷为什么要从罗豆搬到这里来?就是看上这一带文风颇盛。你们的上一代,总算有你父亲算得上知书达理,还凑合。但你鹏翼叔从小就不爱读书,只会舞枪弄棒,几十个伙计做砖瓦窑,工余时间跟他学功夫。我一看他们喊打喊杀就头疼。”阿虎岔开话题:“爷爷,阿妈和阿姐呢?”

“现在正是夏收夏种,她们哪能还在家闲坐?虽然我们从罗豆来这里安家时间不长,家里也没有多少田地,但女人家总得到本村或邻村去给乡亲们当帮工呀。”

其实阿虎最想见到的人并不是阿爸和阿妈,也不是爷爷,而是阿姐。这一带的女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阿姐排行老二,所以就叫做“坏二”^①。坏二比阿虎大十一个月,阿妈生下坏二后不到一个月就怀孕了,使坏二从小吃母乳不足三个月。由于自小缺奶,所以皮肤干涩,以致长大后,阿姐坏二的面貌虽然周正,却并不水灵温润。阿虎差不多十岁时,才从爷爷嘴里知道这个缘由。打从那时起,阿虎便总感到自己好像欠着阿姐点什么,每每望着阿姐娇小瘦弱的样子,阿虎心里尤其不是滋味。阿虎十岁那年,鸿翼送他到拐弯村一个邢姓老师的私塾去读书,据说办私塾的邢家,正是大名鼎鼎的邢宥的后人。阿虎本不想去读什么私塾的,但不去也得去,于是阿虎就求阿爸,好歹让姐姐也去。韩鸿翼听了阿虎的要求后,当即做出手势止住阿虎的声音,看看爷爷不在家,韩鸿翼就不再说话,拉上阿虎和姐姐,坐上马车就直奔拐弯村。阿姐虽然长得不水灵,但绝对一等聪明。姐弟一起听先生讲课,阿姐总是比阿虎领会得全面而准确,往往是私塾老师讲一遍,回到家里后,姐姐就可以照样画葫芦般地给阿虎讲一遍……

想到这里,阿虎便问:“爷爷,阿姐是不是还在私塾读书?”阿虎一说此话就后悔,但后悔没有用了,这边爷爷一听就来气:“一介女子,读什么书?当初你父亲让你阿姐陪着你一起去拐弯村上私塾,却瞒着我,说什么坏二也在拐弯村给人帮工。哼!”既然说了,哪怕爷爷不高兴,阿虎也不再掩饰了:“爷爷,阿姐读书就是比我行。我有很多听不明白的都靠阿姐指点,为啥不给阿姐读书呢?”

“为什么?”爷爷一听这话就发笑,“呵呵,为什么?阿虎呀,爷爷告诉你吧。不为什么,就因为你阿姐是女的。爷爷这么回答,你看行吗?”“不行。女的怎么啦?女的怎么就不能读书?”“哎,我说阿虎呀,你还真是没完没了啊,你!得!以后等你当了家养儿育女后,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女人不能多读书。”“我才不信!我要当家,专门就给女孩儿读书。男人反而不一定。我认为啊,男人嘛,就该像阿叔那样才最像男人!”

爷爷听后并不生气,还发出爽朗笑声:“哈哈,好啊,阿虎,那就等你当上父亲之后,再实施专给女孩儿读书的计划吧。”

2

阿虎吃过两碗玉米粥后问：“阿妈和阿姐在哪个村帮工？”爷爷说：“在拐弯村。”阿虎一听就来了兴趣，他对弟弟说：“致准，哥带你去拐弯村，好吗？那里有私塾，很好玩的。”致准当然巴不得，但爷爷却不高兴：“我说阿虎，你刚回来还没在家待一会儿，就要带着弟弟去玩儿？不行，我这里还收着你的私塾课本呢，你赶快拿去给我好好读。今晚我要考考你，看看经过这些年后，你肚子里还有没有一点干货。”“爷爷，拐弯村不是我曾经读私塾的村子吗？我想去看望邢老先生呢，都好长时间不见他了，您说过‘一日之师，终身之父’，对吧？难道我不该去看望先生吗？”爷爷一听就点头：“嗯，这个想法倒可以。你既然还念着先生，说明你心里还装着读书。爷爷就不拦你了。但你们千万别贪玩，好好去看望先生，天色稍晚时，就和阿妈阿姐一块儿回来。知道吗？”

小兄弟蹦跳着刚想出门，没想到阿爸和阿叔就驾着马车回来了。鹏翼一下车就拍着阿虎的肩膀：“阿虎你这次回来得对了，可以跟着阿叔去练武了。当然，这会儿不仅仅是练着玩啊，而是既要学又要用——就像你今天船上打倭贼那样。”

鹏翼正说得起劲，没想到被人狠狠打了一下屁股。鹏翼“哎哟”一声，扭过头正要发作，只见老爷子狠狠瞪着他。“嘿！阿爸，你干什么呀？人家正和阿虎说事呢。”“说你个头！你又叫阿虎跟你去打打杀杀是吧？我警告你，不行！阿虎，你过来听着，你这次回来，还得继续去拐弯村邢老先生家好好念书！谁敢给你发两节棍，我就敢把它当柴火烧掉！我才不管它是用花梨木做的呢！”这时韩鸿翼过来附和父亲：“阿爸说得对，哪能不让阿虎读书呢？对吧？得，这几天就让阿虎去邢家，如果他先前所学的全忘了，就再从‘之乎者也’学起。”

阿虎一听又要去读私塾，当即提条件：“要去念书可以，我要阿姐也去，否则……”

爷爷喝令：“不准讲条件！正像我刚才说的，让女孩读书，那是你长大当家以后的事。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鸿翼又附和老爸：“对对对！”转而喝令阿虎，“不准和爷爷顶嘴。你阿姐也去拐弯村，但仍和阿妈、婶婶一起去做帮工，你得好好读书。听好没有？”阿虎嘴里仍在嘟囔，韩鸿翼却扶着老人进了屋并对父亲说：“阿爸，我和鹏翼马上又有新的行当了——宝陵渔港码头的收鱼卖鱼全归咱兄弟管了。我刚刚和码头的阿兴洽谈了条件，还有规模较大的几位渔船主和经常来收鱼的客商也都支持我们兄弟。以后呀，说不定这个渔港码头，都可能改成韩家码头，就像响透这一带的韩家砖瓦窑一样。”没想到老人却一脸不屑：“这算什么好差事呢？码头上不是经常有倭贼来抢劫吗？这种事儿你们也敢去掺和？”“是有几个海上小蠢贼，但老韩家兄弟不怕他们。阿爸，告诉你吧，就在今天一早，就连阿虎，都还教训过